

贵阳枢纽信用评价勇夺三连冠



↑作业工人对桥梁护栏使用的构件进行防锈喷漆。

⇒经理部承建的关田坝左线和右线特大桥门式墩分别上跨小碧联络线和白龙线。

★大视角



2月22日,局贵阳枢纽经理部(一公司代局指)在成都铁路局贵阳建设指挥部西南环线全线下半年的信用评价中取得299分,在三家参评单位中脱颖而出,荣获全线第一的好成绩。至此,自2014年下半年参评以来,经理部已连续

三次在全线信用评价评比中拔得头筹。

该经理部承建的新建贵阳枢纽小碧经清镇东至白云联络线站前施工Ⅰ标段,施工内容包括正线线下3.838公里、联络线线下2.93公里工程施工及全线1400单线孔T梁预制、架

设的施工任务,同时负责全线115.22公里轨道的铺设工作。自2014年3月开工以来,经理部认真开展了“争一流、做最好”劳动竞赛活动,抓安全、重质量、抢进度、强管理,取得了全线第一桩、第一墩等好成绩,获得了业主的好

评,连续三次在业主组织的信用评价评比中获得第一名。截至到3月初,桥涵工程已完成桩基590根、承台151个、墩身148个,完成涵洞2座,关堰隧道已经顺利贯通。

(文良诚 王磊 摄)



↑关堰隧道二衬立模加固,确保顺利浇注。



↑党员安全监督员在施工现场对工地配电箱进行例行检查。



↑正在施工中的贵阳枢纽西南环铁路正线及马寨联络线。



↑作业工人齐心协力对桥梁护栏构件进行钻孔。

■开栏的话 2001年6月29日,地球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难度最大、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青藏高原铁路,在全世界惊羡的目光注视下开工建设。我局承担了南山口至纳赤台和通天河至雁石坪间100余公里的施工任务。在冰天雪地、人迹罕至的“生命禁区”,四局人高扬旗帜,不畏艰险,顽强奋战,战胜高寒缺氧、冻土广布、生态脆弱这三大世界性施工难题,圆满完成了施工任务。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正式通车运营。

201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开通10周年。为此,本报特开设《我的青藏岁月》栏目,让当年参加青藏铁路建设的英雄们带我们重温那段青藏岁月,用他们筑起的精神高原,激励中铁四局全体员工和一代又一代建设者奋发向上,勇往直前。

2002年3月,局中标青藏铁路格拉段第15标段。因我有青藏铁路2标施工经历且并没有太大的高原反应,一公司青藏经理部决定安排我和另外几位同事先期到15标建点安摊。在位于青藏公路边上雪水河大桥附近的原大干沟(现改名为甘隆)2标驻地短暂休息适应几天后,我们在时任经理部副经理兼总工程师王传越的带领下,选好后一个雪后晴朗的日子,与十几名撒拉族农民工翻过昆仑山,越过五道梁,跨过沱沱河,终于来到了位于通天河和雁石坪之间的海拔4680米的15标工地。

一公司负责施工的管段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可可西里地区西缘,唐古拉山北麓。当时,管段周围八百里尚属于无人区,无任何能遮风挡雨的片瓦,只有一条落寞、破败的青藏公路,笔直地向唐古拉山攀爬,通往神秘的西藏。

3月的通天河畔,寒风刺骨。目光所极,尽是白茫茫的一片,好在我们全都装备了防雪盲的防护镜。王传越带着我们在管段沿线几经巡视,最终决定在管段中间一块相对平缓的位置

安扎帐篷。大伙儿七手八脚,几顶帐篷就插映在茫茫雪域中,如同一块块小小的“绿洲”。

在刚住进帐篷的头十天左右,出于疫情防控,局青藏指挥部的同志多次告诫我们,严禁使用未经检疫的雪水、泉水、河水等作为生活用水(事实上也是局青藏经理部卫生防疫站多次检测,那些自然水大肠杆菌严重超标),我们只有靠从600公里外的格尔木带来的桶装矿泉水作为生活用水。洗脸、刷牙、洗脚都尽量被“克服”掉了。每天我们都蓬头垢面、灰头土脸,互相习以为常。我还清楚记得有一位同事实在忍受不了,偷偷倒矿泉水在厨房加热后用于洗脸洗脚,被发现后,同事都嘲笑他“臭美”。

也请我们理解和原谅部队的困难,特别是青藏铁路施工沿线大规模进驻施工人员的情况下。当天,我们强忍激动的心情,在沱沱河兵站(青藏铁路通车后,现改名为唐古拉山镇)每人用2分钟时间给家人报了平安。在两个兵站共取得了7大桶饮用水。据了解,这两个兵站日消毒处理饮用水的能力共约5吨左右,后来,非紧急情况,我们再也去找兵站求助了。

我们的帐篷都是办公室兼住宿。五个人一顶,方便同事夜间可以互相帮扶一下(在2标工地时,就曾听说昆仑山工地发生过独睡房间高原反应严重的病例)。简易床铺支好后只剩下挪脚的地方,好在床铺就可以当板凳。双

时甚至高达四五十摄氏度。人进到帐篷里,喘气都特难受,更别说午睡了。到了起风的时候,虽说是抗八级大风的军用帐篷,仍被刮得宛如大海中的一叶小舟摇摆不定,总有一种会被随时掀走的感觉。

住在帐篷里,最难熬的要数夜间。白天还好,各忙各的,静不下来。一到夜里,百无聊赖,一是没有电,照明全靠蜡烛(即使备用了一台小型发电机,但因气温和燃料等问题,绝大多数时都是摆设);没有电视信号、更别说手机信号。有同事带的收音机,也很少能接收到广播,只有嗞嗞啦啦胡乱响。二是雪域高原的冬天来得早,走得迟。三月份夜间的温度都在零下二十多度。由于缺氧和更容易引起煤气中毒,帐篷内都不允许生煤炉。那个冷,你没有亲身体会,咋也说不清楚。有些怕冷的一下子盖了三四床被褥,即使这样,早晨起来,被头上也会凝结一层薄冰。没办法,后来我们几乎都蒙头睡觉。

好在住帐篷的日子不算太长,只有短短三个月时间。2002年6月底,我们都搬进了新建的彩钢板房,同样是办公室兼宿舍,但每个房间都安装了空调,配备了制氧机,床铺也加上了两层海棉垫。夜深的时候,高原的月光,泼撒在床前,那种惬意,是住在帐篷时无可比拟的。

前几天,看到《铁道建设》报社的“我的青藏岁月”征文启事,我思绪万千。时间真是飞快,转眼间,我为之付出了4个青春岁月的青藏铁路,马上就通车10周年了。回家翻看彼时的照片,情不自禁地让我回想起了那段住在帐篷里的日子……

住在帐篷里的日子

○付作兴



▲作者在格拉段南山口铺架基地

我就有连续十几天不洗脸不刷牙,脸上上一层锅巴一样的东西,“下山”(在青藏铁路沿线所有施工人员亲切地称呼到格尔木为“下山”)时就跟乞丐差不多。

离驻地最近的雁石坪兵站,沱沱河兵站分别有45公里和63公里路程。当我们听说兵站安装有军事专用电话和净水设备后,王传越带着我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先后到两个兵站请求支持。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兵站的领导非常热情,表示尽可能对青藏铁路建设者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与支持,但

手一举可以摸到篷顶,靠近床铺边,脑袋只能低了下来。到了中午,高原强烈的紫外线穿透帐篷,里面的温度陡然上升,有

纪念青藏铁路通车10周年

我的青藏岁月征文

一公司协办

